



高歌图(国画) 陈庆生

现代诗坛

诗三首

张映殊
转身

她在路的尽头转身，
孤独，而又惊恐；
孕妇白发苍苍，
故友神情冷漠，
问和答从黑暗中射来，
莫名其妙，含糊不清。

他们看她，她看他们的
眼神。一个精神病人。
熟悉的陌生。虚无的真实。
一切都已改变，
记忆之门，如何才能打开？

用尽力气寻找，绝望
却愈发沉重。她睁开眼——
用泪牵引着光，将自身唤醒。
随后，伸出手，仿佛要抓牢
空中悬挂的果子，一遍遍地说：
只是一个梦，只是一个梦……

边界

她走。她跑。她跳。
梦的边界虚空。甩甩头发
隐藏在雪里愈来愈轻的
羽毛，拽着流星的渐渐黯淡的
尾巴……梦的梦
终究夭折。

困倦至极。她呆呆地坐着。
泪像丝一样慢慢吐出，延伸，
扩散，至虚空之极。
一个巨大的茧。静静地
只有她啜咬的细碎声。一个浅灰的影子
从将透未透的啜咬处透出，像光背后的
皮影。

话题

貌似深刻地谈论：
边缘与中心
围坐在圆桌旁
无意而潦草

边缘与中心
远与近
脱去胞衣的兄弟 有着
以假乱真的面目
言语的奔流
渐速入眼

两只小山羊
在秦风骤韵里相亲相爱
一只小黑鸟钻出
吉他的共鸣箱 旋翔
祝福的背影 在性感男声中
重新登场
欢心的
似乎不只是女人
……

诗人们还在谈论：
明天 并不遥远
今天 已然远去
以酒和歌的形式

书架

《最后的手稿》

徐慧

莫斯科，1939年。在卢比扬卡监狱深处，一位年轻的档案员被委派调查一篇未署名的小说。
伊萨克·巴别尔——这位《红色骑兵军》的伟大作者，政治犯，在一生中最后的日子被禁止写作。他最后的作品被交给了档案员帕维尔·杜布若夫。帕维尔的责任是销毁它们，一如他之前销毁的别的文件、档案。与巴别尔面对面的交流给他带来了情感上的跌宕，加之他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事件，最终导致了一个鲁莽的、不计后果的决定……
《最后的手稿》极富感染力地描绘了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充满疑惧的幽闭生活，亦是对文学及其价值最有力的颂词。
霍兰的文风里有一种安静的真实，你很容易被吸引进去，而且很快就发现自己坐在椅子边缘，无声地为他的人物们鼓劲。

散文

梦萦双塔思前贤

王予民

前天晚上看书久，入睡迟，待到躺在床上，迷迷糊糊，朦朦胧胧，仿佛回到了六十年前在老家杞县的时候。
好像是一个秋天，我跟着姥姥去阳堌集大姨家住了一阵子。大姨只有一个女儿，已出嫁，婆家是阳堌集东边十几里外双塔村的，那里已是民权县了。大表姐想与姥姥多聚一些日子，就让表姐夫赶着马车，把姥姥和我接到了他们家。
表姐夫是个小学教师，待人和蔼可亲。他每天下班回来，总要我认几个字，有时还带着我去村外割草。村头上有两座砖塔，老高老高的。表姐夫说，双塔村早先是杞县的地面，后来划给了民权县。这双塔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现存的塔是明朝重修的，也有三四百年了。宋朝时，村子里出过宋庠、宋祁兄弟俩，同一年去开封赶考，都考上了状元。村里人说这双塔就是个兆头，从此就把它们叫作“双状元塔”。表姐夫给我开玩笑说：“表弟，你也看见状元塔了，以后肯定有出息。”我对他说：“俺不是这里的人，要说有出息，那数表姐夫！”他开怀地笑了，我也笑了。
笑着笑着，猛然醒来，原来六十年前的往事进入了梦中。前些天，我曾去民权参加过一个活动，因为日程紧，竟未能去双塔村看看，一直觉得很遗憾，大概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宋庠字公序，宋祁字子京，“俱以文学名撞天下”，以任大小宋。二人在《宋史》上均有传。他们兄弟俩在天圣二年同时举进士，“礼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弟先于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这就是民间

传说的“双状元”了。
史载，宋庠为人儒雅忠厚，胸怀宽阔，“俭约不好声色，读书至老不倦，善正讹谬。”曾经校定《国语》，撰《补音》三卷。又辑《纪年通谱》十二卷，区别正闰。另有著作多种。他官至参加政事、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先后被封为郕国公、卫国公，位显而有建树。
宋祁则风流倜傥，才高气傲。他与欧阳修合修《新唐书》，历十余年，出入内外常以稿自随，撰列传一百五十卷。因为是文学家著史，他们特别注重文章的精工，语言的洗练，却不免有年代含糊、史实不清之处，为人指责。可是宋祁所撰之列传，也不乏十分精彩的篇章。
宋祁长于写词，所写小令清丽隽茂，多有佳句传世。如他的《玉楼春》中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二句，被广为传诵。因宋祁曾官至工部尚书，于是被人戏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宋祁因写词还留下了一桩风流韵事。相传宋祁一日过御街，恰逢官中的车队经过，便避于路边。忽然，官中的车子中有掀帘者轻喊一声：“小宋也！”车子急驰而过。宋祁回家，作《鹧鸪天》一首。词云：“宝靥难轮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宋祁感官女的知遇，深恐无缘再见，生出无限感慨。这首词为率意急就之作，词中“身无彩凤”二句、“刘郎已恨”二句，分别取自李商隐的两首《无题》诗。但此词一经传出，却很有反响。尤其是传入了宫中，为仁宗知悉。仁宗便做

了个小调查，询问宫人的第几车子，何人呼小宋。有个宫女自陈：刚刚侍御宴，见宣翰林学士，有左右内臣轻声道：“小宋也！”后来在车中偶然看见他，不禁呼了一声。仁宗于是召宋祁入见，从容道及此事。宋祁羞愧，无言对答。仁宗却笑着说：“蓬山不远！”把宫女赐给了宋祁。于是传为美谈。
宋祁颇好歌舞宴饮，有时终夜不休。其事为其兄所知，宋庠便让亲随向宋祁传话：“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奢极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内吃齋煮饭时否？”提醒他不要过奢，不要忘记日日的穷苦。
宋祁善议论，尤能文，著述等身。他晚年写过一篇《治戒》，即遗嘱，自求薄葬，要儿孙不要请谥号，勿受赠典，真是非同凡响。篇中云：“三日敛，三月葬，慎无为流欲阴阳禁忌也。棺用杂木，漆其四会，三涂即止。使数十年足踏吾骸，朽灰中而已。毋以金铜杂物置家中。且吾学无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吏在良二千石上，勿请谥，勿受赠典。冢上植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他兽不得用。若等不可违命。”这在近千年前，能自求薄葬，临终如此自谦者，前无古人，真是难能可贵。
双塔村，别去太久了。我那可爱可敬的大表姐、表姐夫，上世纪50年代随支边，去了新疆，却早已仙逝，可谓青山处处埋忠骨。我想今生一定会有机会再去民权双塔村瞻仰双塔，在那双塔之下，尽管我不会寻到前贤二宋的身影，但大表姐与表姐夫年轻时笑颜，一定会浮在我的眼前，刻在我的心间。

郑州地理

千尺塔

许海龙

千尺塔位于郑州市贾鲁河南的大周山上。据《荥阳志》记载：“宋仁宗建塔于大周山之上。”由于从大周山脚下到塔顶有千尺高度，所以叫“千尺塔”。
据民间传说，曹皇后原来是一位民女，生长在山下的朱家峪，她幼时善良懂事，喜爱文墨，因其脸上长有疤痕，遭到嫂嫂的虐待，被赶到山中放牧。女子在山中放牧的同时，还用树枝在山石上习文练字，其精神感动了

山神，从山石间流出一股墨汁来，供女子练习书法。长此以往，女子沐浴在墨香和山上中草药的药味中，头上脸上的疤痕竟不见了，而变得美丽漂亮、楚楚动人。此传说传到了宫内，宋仁宗便派人把她接到宫中做了娘娘。后来女子却不惯宫中的玉锦生活，思念家乡，郁闷成疾。宋仁宗知道后，便下令在开封修建望乡楼，在曹皇后的家乡修建千尺塔，用以娘娘登楼望塔，以解思乡之苦。望乡楼很快就建成了，可千尺塔却迟迟建造不成，为此宋仁宗还杀了不少工匠。要知道建造一座千尺高的塔谈何容易，当时有一位聪明的工匠就出主意，能否把塔建在大周山上，从山脚下到塔顶有千尺高度。宋仁宗同意后，很快一座八级

六角阁式塔就建立在大周山之颠，因此，大周山也叫塔山。此后，曹皇后就能站在开封的望乡楼远眺家乡的千尺塔了。
千尺塔由白灰、青砖混合建成，坐北向南，塔底周长17米，通高15米，塔身设有真假门洞，每层塔室中空，从下往上，塔身逐渐变小，最上层呈六角尖顶。如今在大周山南侧悬崖巨石旁，有一泉眼，泉眼上边刻有“润笔泉”三个大字，相传是曹皇后写字润笔之处。从润笔泉石级而下6米左右，有一块巨大的青石，上边有大大小小模模糊糊的字迹，相传是曹皇后的“写字崖”保护单位。过去美丽的传说，现已成为人们观光旅游的好去处。



苍茫(国画) 王武敏

小说

鸟和鱼的爱情

谷凡

风和日丽，阳光明媚。一只鸟从远方飞来，落到了一条河流边的树枝上。树枝是被昨夜的风吹断的，它无助地倒在河水里，河水几乎要把它淹没了。鸟口渴了，鸟站到树枝上弯下腰去喝水，就在鸟快要喝到水的时候，一条鱼朝他游来。鸟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鱼。鱼也看到了鸟，鱼和鸟是同样的感觉，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健美的鸟。鸟和鱼瞬间相爱了。鸟说：“我飞翔了这么久，原来就是为找到你呀！”
鱼也说：“我从很远的地方游来，原来就是为等待你。”
鸟和鱼陶醉在爱情的空气里。鸟说：“快，跟我走，我带你去周游世界！”
鱼非常激动，她准备跳上鸟背，跟他走。旁边的水草说：“不可以！你还是留下来吧，那只鸟不适合你。”
鱼摇了摇头，说：“爱情！水草，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鱼执意要跟着鸟走，谁也劝阻不了。鱼用尽全身的力气，跃到了鸟背上。鸟和鱼都流下了幸福的眼泪。鸟带着鱼飞走了，水草看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忍不住摇头叹气。
鸟带着鱼飞呀飞，还没有飞离河流的上空，鱼就不行了。看着鱼痛苦的样子，鸟非常难过。鸟说：“坚持呀，前面就是我们到达的幸福岛！”
鱼已经奄奄一息，她艰难地说：“我……我……我现在感觉好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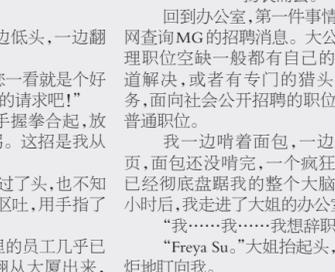
里。水草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它实在不忍再看到发生在鱼和鸟身上的事情。
鸟到了水里，鱼赶忙游过来拥抱鸟，他们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没有多久，鸟就不行了，他呼吸困难。鱼说：“坚持呀！前面就是有欢乐的地方。”
鸟没有来得及回答，就死在了和鱼相爱的河水里。鸟死后，鱼万分难过。鱼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倘若我们没有相遇，你依然是一只能在天空翱翔的鸟。”鸟死后，鱼在自责中终其一生。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一只刚刚远航的鸟，从空中落到水草上。水草原本要找个地方去过冬的，可不知为什么，它留下来了。鸟从很远的地方飞来，他口渴了。鸟站在水草上，弯下腰去喝水，就在这时，一条鱼游过来了。鸟看到了鱼，鱼也看到了鸟。他们彼此都有了那种心动的感觉，鸟和鱼相爱了。
鸟对鱼说：“我飞了很远的路，从没有见过像你一样令我神魂颠倒的鱼！”
鱼说：“我也是游了好久好久，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一样让我神魂颠倒的鸟！”鸟和鱼久久地对望，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他们陶醉在爱情的空气里。
夕阳西下，鸟对鱼说：“我要走了，你保重呀！”
鱼说：“我会的，你也要保重！”
鸟飞走了，临走的时候，鸟深情地对鱼说：“今生今世，不管我飞翔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在河水里，有一条让我心动的鱼。”
鱼也游离了水草，临走的时候，鱼也对鸟说：“不管我游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天空中有一只让我朝思暮想的鸟。”
水草站水里哭得一塌糊涂，虽然鸟和鱼都离开了，但水草知道，他们相爱过！这样的爱情太美好了！

我在麻辣烫的那骂声中逃出了咖啡馆，没心没肺地笑着，我是什么人？新一代的白骨精，早被这残酷的社会锻炼成了蒸不熟、煮不透、砸不碎、嚼不烂的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陌生疏离的语气？
我把手头的天地线全部发动起来，绕了十八道弯，撒了二十四个弥天大谎，答应了无数“丧权辱国”的口头条约，终于，星期一中午十点多，宋翊的背景资料被传真过来。我坐在桌前，盯着传真纸发呆，半个小时后，发觉自己仍盯着那页薄薄的传真纸发呆。
我在这个状态，坐在办公室里也做不了事情，索性出门，拿起手袋，编了个借口溜出了办公室。
四十五分钟后，我在街道一侧，隔着川流不息的马路，遥望着MG的大楼。
我用视线搜寻着一个可以直接从玻璃窗看到对面大楼的最佳位置，可是最佳位置上已经有人。
我站着发了一小会儿呆，终是厚着脸皮走上前：“先生，我能坐这里吗？”
埋首于一份报纸前的男子抬头，眉目间颇有不屑，目光扫向空着的桌椅，暗示意味很明白。
我用最可怜兮兮的声音说：“我就坐一小会儿。”
他不为所动，一边低头，一边翻阅报纸：“不行。”
“拜托！拜托！您一看就是个好人，请您应我这个小小的请求吧！”
我瞪大眼睛，双手握拳合起，放在下巴下，不停地鞠躬。这招是我从日本动画片里学来的。
那个男子终于撇了头，也不知道是在忍笑还是在忍呕吐，用手指了指对面示意我坐。
半个小时后，楼里的员工几乎已经走光时，我看到宋翊从大厦出来，烟灰色的西服，剪裁简单，可他穿得分外熨帖舒服。
他身旁同行的两个人一直在和他说话，他微笑着，时不时点一下头。相亲那日的他，和我记忆中的少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可今日的他，却是陌生的。
他消失在街角，我凝望着川流不息的车与人，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七年了！
我回神时，发现面前有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我这才留意到，他有一双很英俊

的剑眉，很冷漠的眼睛。我盯着他，凝神想了三十秒钟。大概，似乎，好像，也许，刚才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问：“小姐，要喝什么？”声音重复了很多遍，然后一个男子的声音很不耐烦地回答：“随便。”
手伸到口袋里摸钱时，却一摸摸了个空。
这次是货真价实的茫然欲涕，可怜兮兮：“先生，我……我的钱包忘带了。”
他终于很无奈地说：“我来埋单！”
我撕下一页纸，写下自己的英文名和手机号，递给他：“我叫Freya，这是我的联系方式，谢谢！”
他接过后，随手放在报纸边上。我的视线顺着那页小纸片，发现他才看的是招聘栏目，几行大大的字一下子就跳进了我的眼睛，MG的招聘启事！我的心跳有点快。
没走几步，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钱，我怎么回去？犹豫、站住、转身，没想到他也准备离开，两人差点脸对脸撞到一起，我没说话，先干笑。
他站住，掏出钱夹，抽了一张一百给我。
我只能重复一百遍的“我一定会还的”。
他不置可否地扬长而去。
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询MG的招聘消息。大公司的管理职位空缺一般都有自己的内部渠道解决，或者有专门的猎头公司服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职位都是些普通职位。
我一边啃着面包，一边浏览网页，面包还没啃完，一个疯狂的念头已经彻底盘踞我的整个大脑。半个小时后，我走进了大姐的办公室。
“我……我……我想辞职。”
“Freya Su。”大姐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盯向我。
“我打算去MG应聘普通员工的职位，我……我……”大姐的目光狐疑不解，我咬着唇，半晌后，终于红着脸说话，挤出句完整的话，“我要去追一个男生。”
大姐呆呆地看着我，突然开始哈哈大笑，笑得整个人花枝乱颤，眼泪都要笑出来。
我很认真地说：“大姐，谢谢你。我已经决定了，也许最后的结果是我一无所有，没有爱情，也没有事业，可是不试一下，我会一辈子不停地遗憾。”



带过来看病的女孩子，26岁了，从来没有来过月经，第二性征也没有发育。那位母亲讲到，她年轻的时候为了事业，把孩子放到乡下亲戚那里，而亲戚家是个暴力家庭，两口子三天两头打架，一打架就动刀子、擀面杖，甚至也经常打孩子，孩子就是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中长到5岁，胆子奇小，发育迟滞，曾经找过不少中医医生看过，效果都不好。我虽然也给她开了补肾的药，但我清楚，早已经超过了应该发育的年龄，这些药物是很难起作用的。
可见不良情绪以及各种精神的压力，对健康的影响是多么严重。那么现代医学对心理情绪因素导致健康的失调，有没有认识呢？当然有，西医把心理社会因素在发病、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躯体物质性疾病和躯体功能障碍，称作身心性疾病，而医生临床常见的疾病中，大约有70%属于身心性疾病的范畴。
宽容了婆婆，足腰痛竟然不药而愈了
10多年前，一个姓沈的女士由朋友刘女士陪同来找我看病。沈女士40岁左右，患有足腰痛，多次诊治，医生有的说是骨质疏松，有的说是骨质增生，但久治无效。刘女士说：“我们两个结伴到国外旅游，在旅游的两周中，不管走多少路，她的脚都没有疼过。回国后，我们从机场打车回家，先送她，当车开到离家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她的两个脚突然剧烈疼痛，到了家门口，她都不下车了，是我搀着她回家的。”
电视上正在播美国佛罗里达州白，沈女士久治不愈的足腰痛，是身心性疾病。进一步了解到，沈女士夫妇和她的婆婆住在一起，而婆婆关系十分紧张，沈女士十分惧怕回到家中，因为潜意识之中留下的深深创伤和恐惧，她有了一样久治不愈的怪病。我开了疏肝解郁、解络宁神的中药，还告诉她：“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宽容他人，也就等于宽容自己。”后来她没有复诊，我不知道效果如何。就在上个月，门诊来了一个病人，见面就说：“郝医生，你还认识我吗？”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她说：“我是沈萍，10多年前来找你看病，脚腰痛。”我想起我来有这样的病例，但人的样子我记不起来了。“你好了吗？”
“现在是彻底好了。”



最美的时光

连载

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14分，我国台湾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地震。2000年7月，台湾长庚大学找我去讲课，我到台湾后，原来的台湾老朋友带领我来到靠近地震中心的地方，住在一个木板房子里。房东问我：“郝老师，去年地震前一个月，我买了六七十只土鸡，地震的时候，这些鸡都是半大鸡，从地震到现在都快一年了，这些鸡没有不好。我虽然也给她开了补肾的药，但我清楚，早已经超过了应该发育的年龄，这些药物是很难起作用的。”我说：“你们这个地方，地震的时候，三面的山都滑坡了，这些未成年的鸡，从来没有受过这般地动山摇、山川移动的惊吓，它们都被吓坏了。因为‘恐伤肾’，‘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所以这些未成年的鸡，就不再长个子了，也不能下蛋了。”房东说：“要不咱们杀几只吃吧？”我说：“不

性障碍，称作身心性疾病，而医生临床常见的疾病中，大约有70%属于身心性疾病的范畴。
宽容了婆婆，足腰痛竟然不药而愈了
10多年前，一个姓沈的女士由朋友刘女士陪同来找我看病。沈女士40岁左右，患有足腰痛，多次诊治，医生有的说是骨质疏松，有的说是骨质增生，但久治无效。刘女士说：“我们两个结伴到国外旅游，在旅游的两周中，不管走多少路，她的脚都没有疼过。回国后，我们从机场打车回家，先送她，当车开到离家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她的两个脚突然剧烈疼痛，到了家门口，她都不下车了，是我搀着她回家的。”
电视上正在播美国佛罗里达州白，沈女士久治不愈的足腰痛，是身心性疾病。进一步了解到，沈女士夫妇和她的婆婆住在一起，而婆婆关系十分紧张，沈女士十分惧怕回到家中，因为潜意识之中留下的深深创伤和恐惧，她有了一样久治不愈的怪病。我开了疏肝解郁、解络宁神的中药，还告诉她：“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宽容他人，也就等于宽容自己。”后来她没有复诊，我不知道效果如何。就在上个月，门诊来了一个病人，见面就说：“郝医生，你还认识我吗？”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她说：“我是沈萍，10多年前来找你看病，脚腰痛。”我想起我来有这样的病例，但人的样子我记不起来了。“你好了吗？”
“现在是彻底好了。”



郝老师说健康

郝老师说健康